

当代作家学者散文丛书



佛魔一念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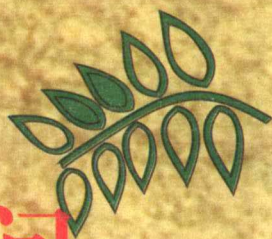
韩少功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44.62

HSG



佛魔一念间

韩少功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赵雪芹

佛魔一念间

韩少功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6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378-1649-2

I·1609 定价：9.30元

思维的乐趣

王小波 著

进入九十年代

钟敬文 著

蝉之声

王富仁 著

佛魔一念间

韩少功 著

人生小路

燕治国 著

当代作家学者散文丛书

责任编辑：赵雪芹
装帧设计：徐光毅

佛
魔
一
念
间

目 录

心想	(1)
世界	(18)
夜行者梦语	(38)
性而上的迷失	(49)
佛魔一念间	(63)
作揖的好处	(76)
多义的欧洲	(80)
也说美不可译	(85)
灵魂的声音	(93)
无价之人	(98)

佛
魔
一
念
间

看透与宽容.....	(103)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108)
人之四种.....	(112)
伪小人.....	(114)
个狗主义.....	(118)
阳台上的遗憾.....	(120)
完美的假定.....	(123)
美国佬彼尔.....	(139)
重逢.....	(147)
仍有人仰望星空.....	(157)
四月二十九日.....	(166)
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	(168)
民族的长旅.....	(172)
在小说的后台.....	(176)
多嘴多舌的沉默.....	(182)
说小人物.....	(186)
远行者的回望.....	(189)
比喻的传统.....	(192)
记忆的价值.....	(195)
无我之我.....	(198)
为什么写作.....	(201)

佛
魔
—
念
间

米兰·昆德拉之轻.....	(204)
圣战与游戏.....	(215)
南方的自由.....	(217)
听舒伯特的歌.....	(220)

心 超

1

平常听到“做学问”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这个词有点像时下另一个很时髦的舶来词：“做爱”或者“造爱”——似乎爱是做(make)出来的，只是一种技术和手段，可以在实用手册中被设计被规定被训练指导，只要操作得法，也可以做出仿纯真或仿潇洒的成色，作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语是第一大强势语言，自有所长，但偏爱人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滥，“做友谊”、“做快乐”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2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显然不是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

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

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破牛车奔波列国不可为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持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勿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问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聪明和机灵——甚至愚顽痴笨的感觉。

3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先驱来说，他们经常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

维的路标；不仅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入险恶，逼入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毛泽东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几乎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和理名：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4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

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 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的金属噪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5

沃霍尔当年是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比如电子传媒，比如大学。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大学不再像旧时书院那样相信“全人”或“通才”的神话，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工业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拉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要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半辈子。他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说梨子的滋味——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他需要吞下和可能吞

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突围体制之外,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巧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因此,除了特别的机缘和少数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是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工业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垄断,消除了以往的知识短缺,却大规模普及和加剧了文科的无根状态——这表现在爆炸似的资讯增量中,一个人要成功地精神保健,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相对来说十分困难。这倒不是说知识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动,只是说一味地壮阳也会伤身。资讯爆炸,对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个脑袋都塞满异已经验,肩上差不多长着别人的脑袋,或长着一个潮流文化的公共脑袋。

作为人性的载体,作为价值观的沉积和凝固,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知识人格脱离学者人格,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如果学人们不能用生命将其一一重新贯注心血。

6

文本论正在变成唯文本论。这种流行哲学消解自然,颠覆真实,宣布“能指”后面没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实,一句话: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梨子无处可寻。美国的“新批评”及其亲族和后继者,提倡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就是文本,封闭自足;至于研

究文本与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探讨这种哲学对传统人文的消毒功能和灭杀功能,不是本文的任务。有意思的是不妨瞥一眼这种理论的特定背景。它发源于工业时代,生成于欧美都市的学院氛围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适得其所——这种哲学的产地确实盛产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产着词语的操作,观念的游戏,结构的单性繁殖,逻辑的自我复写,还有总显得头重脚轻的各色文化精英。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阐释战争,没有亲历苦恋的人咏叹苦恋,没有亲历英雄业绩的人在大写特写英雄……美国一些大学喜欢办写作训练班,就是在鼓励学院才子们做这种技术活。文化不再来自生活,不再来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实际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动力和素材。从书本中产生书本,从书本所产生的书本中产生书本。他们是一千部哲学孕育出来的哲学家,是几千部电影浸泡出来的电影家。技术化成了常见的归属,血管里更多地淌流着油墨和激光盘的气息。积重深厚的文化外壳里日渐空心。

这就是“主体的丧失”吗?就是消解派哲学家们所预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场”吗?

这是文本论的胜利——一个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确实如期而至,有目共睹,总算结束了关于人的古典或浪漫的神话,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个重要剖面。这当然也是文本论的失败——它成了这个文本世界“自然”而“真实”的产物,明白无误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实,与其拥护者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不无密切的相关。它是一种都市生活须知,是一种学院症及其自我消解的学院症抗体。它与人们的感受契合,得到人们经验的确认,因此不仅仅是文本。它的正确性最终喜剧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现实世

界里显影——只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人味。

很多理论都是这样，最后以倒立的姿态，摘走真理的奖牌。

7

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工业，但有些辞典对工业的解释并不怎么准确，不怎么完整。工业的要义也许不在于规模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万里长城不是工业），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劳动方式（石匠和炼丹术不是工业），更不仅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厨子有没有工业家的感觉？）。

突破人类演变的临界点——工业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狩猎，种植，牧养，手工业，工业以前的种种生产活动，只不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低度导控。这种导控多少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比如把羊关进圈牢，把木头做成木椅），但基本上不触及自然的本质。世界仍是以自然为本的。工业则不是这样。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衡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入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旧梦。

工业放大了人的力量，不过，“工业化”是一个必须慎用的危险用语。工业不能完全取代农业，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鲜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等等，隐藏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而工业则意味着制

造、效率、实用、标准化、集团行动以及统一市场，一句话，工业鼓励着事物的非自然化。

对于自然来说，非自然化是逆向的补充，与自然构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对抗性的磨砺和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业，甚至让工业原则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国有一批机器狂，预言电脑将胜任写诗歌和小说的职业。有人曾经给枪匪设定程序，给警察设定程序，给狗、女人、狂风暴雨设定程序，一键启动，一篇侦探小说差不多就可以在电脑里哗哗哗地自动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粗坯。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由被小说家们怀疑和轻蔑。事实上，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编造工夫不见得比电脑干得更多更好。在他们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文章既有了定法，编成技术手册和电脑程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更进一步说，文化环境的技术化早已开始，真实和自然早已被一丝一丝地抽离而去。人文正在透出塑料味。化妆品是技术的美色。公关术是技术的亲情。世界语是技术的新语言。跨国集团是技术的新国家。肥皂剧、通俗歌带、袋装人生指南、政治宣传的套话、广告战略、报纸副刊文化、微缩景观公园、服装时髦、电视周末嘉宾、泰山人猿和好莱坞，心理速成训练班和礼仪电报……这些个性含量越来越少的仿制和组装，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来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为精密的解析和编程，电脑就一定能在将来承担更复杂的文化功能，无情地把一批批文化人赶进改行或失业的人群。

8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因此是一切意识形态统治的天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的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给予滋养，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眼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和消失，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画，绝不怀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独的民族团结拒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己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具有古今中外的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包容古今中外的一切想法，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都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